

中山先生講

社會主義談

光華書局印

社會主義談

中山先生講

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方法

社會主義之名詞，發於十九世紀之初，其概說既廣，其意義自難，特此種主義。本我人類腦中應具之思想，不滿意於現社會種種之組織，而思有以改良，於是乎社會主義之潮流，得應時順勢而趨向於我人之腦海，種種社會主義之學理，得附社會主義之名詞，而供我人之研究討論矣。嘗

考歐西最初社會主義之學說，即爲『均產派』：主張合貧富各有之貨財而均分之。貧富激戰之風潮既烈，政府取締之手續亦嚴，政府取締之手續既嚴，黨人反抗之主張益厲。無政府主義之學說遂得以逞於當時，而真正純粹之社會主義，遂湮沒於雲霧之中，縹渺而不可以跡。厥後有德國馬克斯者出，苦以孤詣，研究資本問題，垂三十年之久，著爲資本論一書，發闡真理，不遺餘力，而無條理之學說，遂成爲有統系之學理，研究社會主義者，咸知所本，不復專迎合一般粗淺激烈之言論矣。惟現在社會主義，尙未若

數理天文等學，成爲完全科學，故現在進行，尙無一定標準，將來苟能成爲科學之一種，則研究措施，更易着手。

社會係對待個人而言；社會主義亦係對待個人而言。

英國尊重個人，主張極端的自由，德國以國家爲本位，個人爲國家分子，又甯犧牲而不惜也；此則以其國家政體之不同，故其主義亦因之而有異。主張個人主義者，莫不反對社會主義；主張社會主義者，又莫不反對個人主義；聚訟紛紛，莫衷壹是。然而個人社會，本大我小我之不同，其理可互相發明，而未可以是非之也。

社會學與社會主義，固自有別。其研究社會之起原，及社會之變遷，種種之狀態現象，皆屬於社會學之範圍。

至若社會主義，一言以蔽之，曰社會生計而已矣。其主張激烈，均分富人之貲財者，於事理上既未能行，於主義上亦未盡合；故欲主張平均社會生計，必另作和平完善之解決，以達社會主義之希望。考諸歷史，我國固素主張社會主義者，井田之制，即均產主義之濫觴，而累世同居，又共產主義之嚆矢，足見我國人民之腦際，久蘊蓄社會主義之精神，宜其進行之速，有一日千里之勢也。

歐洲社會黨，係完全政黨性質，近年以來，尤占政治上之勢力；若法，若德，若比，其政府議院中人，社會黨員居其多數；英則四五年前，社會黨人始占議席，然而同時被選，即有數十人之衆，且有位於度支大臣者矣；美之社會黨，雖未發達，然其黨人居政治上重要位置者，實繁有徒。中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之下，夫民主政體之政治，一人民政治也。社會黨既集民主政體下之人民，尤不應無政治上之活動，則今日社會黨亟宜組成強有力之政黨，握政治上之勢力，而實行其社會主義之政策者，實鄙

人所深望也。

社會主義不獨爲國家政策之一種，其影響於人類世界者，既重且大，循進化之理，由天演而至人爲，社會主義實爲之關鍵。動物之強弱，植物之榮衰，皆歸之於物競天擇，優勝劣敗，進化學者，遂舉此例，以例人類國家：凡國家強弱之戰爭，人民貧富之懸殊，皆視爲天演淘汰之公例，故達爾文之主張，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，後起學者隨聲附和，絕對以強權爲世界唯一之真理。我人訴諸良知，自覺未敢贊同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，而公理

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，故天演淘汰，爲野蠻物質之進化，公理良知，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。社會組織之不善，雖限於天演，而改良社會之組織，或者人爲之力，尙可及乎。社會主義，所以盡人所能，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。其所主張，原欲推翻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學說，而以和平慈善，消滅貧富之階級於無形。其主張均分富人之貲財，表面似合於均產之旨，實則一時之均，而非永久之均也，故欲永弭貧富之階級，似不得不舍此而另作他圖矣。

社會主義學說，近日發明者，至賾且夥，法德比各政

府，多採用而履行之，即反對社會黨若日本，亦未嘗不採用社會政策，而其反對社會黨人者，實以其主張激烈，妨礙秩序，爲法律所不許耳。我國社會主義流行伊始，尤望黨人持和平之態度，與政府連絡，共圖進行。緣社會主義，本與專制政體極不相能，故不能存於專制政體之下，今我國社會黨發生於民主政體成立之時，此誠不易得之機也，得此良好之機，而不得循序漸進，造福前途，詎不大可惜乎！此鼓吹運動者，不得不稍注意也。

嘗考社會主義之派別，爲（一）共產社會主義；（二）

集產社會主義；（三）國家社會主義；（四）無政府社會主義。在英德有所謂宗教社會主義，世界社會主義。其以宗教世界而範圍社會主義者，皆未適當。自予觀之，則所謂社會主義者，僅可區爲二派：一卽集產社會主義；一卽共產社會主義。蓋以國家社會主義，本麗於集產社會主義之中，而無政府社會主義，又屬於共產社會主義者也。夫謂集產云者，凡生利各事業，若土地，鐵路，郵政，電氣，鑛產，森林，皆爲國有；共產云者，卽人在社會中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，如父子昆弟同處一家，各盡其生利之

能，各取其衣食所需，不相妨害，不相競爭，邇治之極，政府遂處於無爲之地位，而歸於消滅之一途。兩相比較，共產主義本爲社會主義之上乘。然今日一般國民道德之程度，未能達於極端，盡其所能，以求所需者，尙居少數，任取所需而未嘗稍盡所能者，隨在皆是，於是盡所能者，其所盡未必充分之能，而取所需者，其所取恐又爲過量之需矣，狡猾誠實之不同，其勤惰苦樂亦因之而不同，其與真正之社會主義反相抵觸。說者謂可行於道德智識完美之後，然斯時人民，道德智識，既較我人爲高，自有實行之

力，何必我人之窮思竭慮，籌畫於數千年之前乎？我人既爲今日之人民，則對於今日有應負之責任，似未可放棄今日我人應負之責任，而爲數千年後之人民負責任也。故我人處今日之社會，即應改良今日社會之組織，以盡我人之本分。則主張集產社會主義，實爲今日唯一之要圖。凡屬於生利之土地鐵路，收歸國有，不爲一二資本家所壟斷漁利，而失業小民，務使各得其所，自食其力，既可補救天演之缺憾，又深合於公理之平允，斯則社會主義之精神，而和平解決貧富之激戰矣。

我所抱之唯一宗旨，不過平其不平，使不平者底於平而已矣。滿清以少數人，壓制我多數漢人，故種族革命以起；專制政體以一帝王，壓制我多數人民，故政治革命以起。至社會革命，原起於少數大資本家之壓制多數平民耳。在各國貧富之階級，相差甚遠，遂釀成社會革命，有不革不了之勢；在我國之大資本家尙未發生，似可無庸言及社會革命。然而物質文明，正企業家縱橫籌展之時，將來大資本家之富，必有過於煤油鋼鐵大王者，與其至於已成之勢，而思社會革命，何如防微杜漸，而弭此貧富戰爭

之禍於未然乎？譬諸歐西各國，疾已纏身，不得不投以猛劑；我國尙未染疾，尤宜注意於衛生之道。社會主義者，謂爲療疾之藥石可也，謂爲衛生之方法可也。惟我國與各國社會之狀態不同，則社會主義施展之政策，遂亦因之而有激烈和平之不同矣。各國尙多反對社會主義之政府，我國則極贊成採用社會主義者也。然則我國主張社會主義之學子，當如何斟酌國家社會之情形，而鼓吹一種和平完善之學理，以供政府之採擇乎？

社會主義者，人道主義也。人道主義，主張博愛，平

等，自由。社會主義之真髓，亦不外此三者，實爲人類之福音。我國古代，若堯舜之博施濟衆，孔丘尙仁，墨翟兼愛，有近似博愛也者，然皆狹義之博愛，其愛不能普及於人人。社會主義之博愛，廣義之博愛也，社會主義爲人類謀幸福，普遍普及，地盡五洲，時歷萬世，蒸蒸日上，莫不被其澤惠，此社會主義之博愛，所以得博愛之精神也。

然爲人類謀幸福，其着手之方法，將何自乎？自不得溯人類致苦之原因。人類之在社會，有疾苦幸福之不同，生計實爲其主動力。夫人類之生活，亦莫不爲生計所限

制，是故生計完備，始可以存，生計斷絕，終歸於淘汰。社會主義既欲謀人類之幸福，當先謀人類生存；既欲謀人類之生存，當研究社會之經濟。故社會主義，一人類經濟主義也。經濟學者，專從經濟一方面着想，其學說已成爲完全之科學。社會主義，係從社會經濟方面着想，欲從經濟學之根本解決，以補救社會上之疾苦耳。

按經濟學本濫觴於我國。管子者，經濟家也，興鹽魚之利，治齊而致富強，特當時無經濟學之名詞，且無條理，故未能成爲科學。厥後經濟之原理，成爲有統系之學

說，或以富國學名，或以理財學名，皆不足以賅其義，惟經濟二字，似稍近之。經濟學之概說，千端萬緒，分類周詳，要不外乎生產分配二事。生產即物產，及人工製品，而分配者，即以所產之物，支配而供人之需也。驟視之，其理似不高明深淵，熟審之，則社會之萬象，莫不包羅於其中也。

生產之原素三：（一）土地；（二）人工；（三）資本。土地爲人類所依附而存者也，故無土地無人類。經濟學所謂之土地，不僅指陸地而言，凡海洋空氣，占有空間